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九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心史叢刊

孟森著

一集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心史叢刊一

序

有清易代之後史無成書談故事者樂數清代事實又以清世禁網太密乾隆間更假四庫館爲名術取威脅焚毀改竄甚於焚書坑儒之禍弛禁以後其反動之力遂成無數不經污蟻之談吾曹於清一代原無所加甚其愛憎特傳疑傳信爲操觚者之責不欲隨波逐流輒於談清故者有所辨正偶舉一事不憚羅列舊說稍稍詳其原委非敢務博貪多冀折衷少得真相耳積若干條先後應各日報月報之約陸續刊登既刊登輒又瀏覽所及有所補訂商務印書館同人願代彙印成冊因先出若干事顏曰叢刊一集續有所就以次問世談野史者或有取焉蓋無一事敢爲無據之言此可以質諸當世者也向刊史料一冊犖犖大事爲談清史者所必留意茲刊多網羅軼事非史家必取之資要於嬖績野史不爲一鱗半爪之談譬如博奕猶賢乎已故別於史料而名以叢刊云丙辰立春日孟森識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心史叢刊一集

目次

奏銷案

朱方旦案

科場案

一順天關

大獄記略綴餘

二江南關

三河南山東山西關

心史叢刊一集

奏銷案

奏銷案者。辛丑江南奏銷案也。蘇松常鎮四屬官紳士子革黜至萬數千人。並多刑責逮捕之事。案亦鉅矣。而東華錄絕不記載。二百餘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無人能詳舉其事者。以張石州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譜中。不能定奏銷案之在何年。可見清世於此案之因諱而久湮之矣。茲爲輯而出之。雖或未備。已有可觀。他日復有所見。當更續之。心史識。

朱國治撫吳。在順治十六年冬。承鄭延平兵入沿江列郡之後。意所不嫌。可以逆案爲名。任情塗毒。當時橫暴之舉。不始於奏銷。前此有哭廟之案。起於苛徵。而終則附會逆案。殺蘇州士子多人。金人瑞卽以此罹法。國治後撫雲南。撤藩之變。爲吳三桂所戕。國史國治傳云。國治疏言蘇松常鎮四府錢糧抗欠者多。因分別造冊。紳士一萬三千五百餘。衙役二百四十人。敕部察議。部議見任官降二級調用。

矜士褫革。衙役照贓治罪。云云。國治爲奏銷案之主動。此傳文爲官書言奏銷事之正文。奏銷之名。卽由國治所創。整理賦稅。原屬官吏職權。特當時以故明海上之師。積怒於南方人心之未盡帖服。假大獄以示威。又牽連逆案以成獄。易世之後。言之尙有餘恫焉。此外如東華錄所載實錄之文。以如此大案而不着一字。僅有定催徵條例寥寥數語。錄如下。

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初七日丁巳。世祖晏駕。是月二十九日己卯。諭吏部戶部。錢糧係軍國急需。經管大小各官。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爲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係前官積逋貽累後官。或係官役侵那。借口民欠。向來拖欠錢糧。有司則參罰停升。知府以上。雖有拖欠錢糧未完。仍得升轉。以致上官不肯盡力督催。有司怠於徵比。枝梧推諉。完解愆期。今後經管錢糧各官。不論大小。凡有拖欠參罰。俱一體停其升轉。必待錢糧完解無欠。方許題請開復升轉。爾等卽會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內拖欠錢糧不完。或應

革職。或應降級處分。確議具奏。如將經管錢糧未完之官升轉者。拖欠官並該部俱治以作弊之罪。三月庚戌朔。定直隸各省巡撫以下州縣以上。徵催錢糧未完數分處分例。

東華錄所見者止此。此卽當時之所謂新令。海內所痛心疾首者也。凡入奏銷案者。固謂之絳新令。卽辛丑奏銷以後。官吏之追呼。士紳之戮辱。亦無不以新令爲陷阱。但官書所見止此。則就文字觀之。固亦整頓賦稅之一事。非不冠冕。然於朱國治奏銷之案牘。則一字不載。故知此爲清廷所自諱。不欲示之後人。與搜查禁書。刪改實錄。同一用意也。禁書亦乾隆間大案。實錄稿今入王氏東華錄者。乃乾隆間改本。所紀開國以來事實。頗有與蔣氏東華錄不同之處。卽蔣氏所據尙少改一次耳。

奏銷案既不見於官書。私家紀載。自亦不敢干犯時忌。致涉怨謗。今所尙可考見者。則多傳狀碑誌中旁見側出之文。而亦間有具體紀載之處。蓋爲文網所未及。

僅見於清初士大夫之筆記。今當披沙而得寶者也。

董含三岡識略。記江南奏銷之禍云。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邇來役外之征。有兌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荳馬草大樹釘麻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近。積逋常數十萬。時司農告匱。始十年並征。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巡撫朱國治。強復自用。造欠冊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糧。既而盡行褫革。發本處枷責鞭扑紛紛。衣冠掃地。如某探花欠一錢。亦被黜。民間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夫士夫自宜急公。乃軒冕與雜犯同科。千金與一毫等罪。仕籍學校。爲之一空。至貪吏蠹胥。侵沒多至千萬。反置不問。吁過矣。後大司馬龔公。特疏請寬奏銷。有事出創行。過在初犯等語。天下誦之。

又記地龍散云。金貞祐中。木虎高琪當國。士大夫每遭鞭扑。醫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蠟丸服之。此方大行。北極之中有詩云。嚼蠟誰知味最長。一杯卯酒地龍香。

年來紙價長安貴。不重新詩重藥方。輟耕錄載元初輕儒與齊民等。翰林高公智耀上書力爭。始免徭役。崇學校。正戶籍。嗚呼。今安得有高公其人者哉。以上二則。今可分別論之。董氏籍華亭。辛丑進士。通籍後。卽以奏銷斥革。終身不仕。以筆墨自娛。其所紀自是當時目擊之事。所致慨者。一則曰軒冕與雜犯同科。再則曰元初輕儒。與齊民等。高智耀力爭始免徭役。此等皆當時見解。挾儒以自尊。但清庭當日。實亦有意塗毒縉紳。專與士大夫爲難。斥革之不已。橫加鞭扑。其慘如此。以積年蒂欠。取盈於一朝。本非政體。原不必問儒與齊民之階級也。

董含本爲奏銷案中人。其成進士在辛丑。斥革卽在辛丑。被革時猶以舉人列參。周壽昌思益堂日札云。國初江南賦重。士紳包攬。不無侵蝕。巡撫朱國治奏請窮治。凡欠數分以上者。無不黜革。比追。於是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有鄉試中式而生員已革。且有中進士而舉人已革。如董含輩者非一人。方光琛者。歙縣廩生。亦中式後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吳三桂幕。撤藩議起。三桂坐花亭。令人取所素乘馬。

與甲來。於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嘆曰。老矣。光琛從左廂出。曰。王欲不
失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決。軍中多用光琛謀。吳世璠
敗。光琛亦就擒。磔於市。按劉健庭聞錄。方光琛。字獻廷。明禮部尙書一藻子。此可
知光琛家世。其事實別詳演變中。以光琛之爲皖人。不應在蘇撫朱國治奏銷案
內。是時蓋各省皆厲行此事。特蘇撫爲最酷耳。日札言欠數分以上。無不黜革。則
猶未盡事實。別見下探花不值一文錢條。

宋琬安雅堂集董闔石詩序。進士董君闔石。與其弟孝廉蒼水。雲間世家也。當宗
伯少宰兩先生凋喪之後。乃能聯翩鵲起。克繩祖武。人以爲今之二陸也。亡何以
逋賦微眚。同時被斥者甚衆。董君自以盛年見廢清時。旣已嘿不自得。而其家徒
四壁立。於是愈益無慘。幽憂恹恹。酒酣以往。悲歌慷慨。遇夫高山廣谷。精藍名梵。
喬松嘉卉。草蟲沙鳥。凡可以解其鬱陶者。莫不有詩。闔石卽舍。而蒼水則名愈。亦

以奏銷見黜

安雅堂集董蒼水詩序。行年三十。舉孝廉于其鄉也。居無何。江南逋賦之獄起。士紳同日除名者萬有餘人。而董君不幸絳名其間。云云。董氏兄弟。同遭此厄。此可證矣。

姚廷遴記事編。順治十八年八月。奏銷官儒錢糧。凡欠分釐者。俱被斥革。本縣只留完足錢糧秀才二十八名。拏問欠多秀才十二名。欠多鄉宦一名。其在任者俱削籍回家。此奏銷之始。可見催科利害。所存秀才名曰與考生員。自朱撫院起奏銷例。壞江南鄉紳無數。後朱亦被論拏問。此所謂本縣指上海也。

又康熙元年。有方秀才。係新場鎮巨族。因欠錢糧。奉陳知縣籤拏。刎死在縣南差人陳五官家。

三岡識略所云。某探花者。葉文敏公方藹也。順治十六年一甲第三人及第。辛丑固尙爲編修。未升他職。國史稱方藹至康熙十二年始充日講起居注官。以後乃有升轉。蓋其中有此蹉跌。國史本傳不言奏銷案之被黜。略之亦實諱之。以一文

錢革職。當時固亦自知已甚也。先正事略等書。皆不及方藹之奏銷絀誤。蓋相承掩覆而已。蘇人在順治中探花及第者。有蔣超。沈荃。秦鉞。及方藹。凡四人。蔣籍金壇。不與蘇松等。沈籍青浦。秦原籍無錫。寄籍長洲。要之辛丑三人皆已改官。惟方藹爲新科。可以探花稱之耳。

繼又考王應奎柳南續筆。記辛丑奏銷一案云。崑山葉公方藹。以欠折銀一釐。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釐。准今制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蓋公爲己亥進士及第第三人云。則探花不值一文錢。確爲葉事。更有明證矣。

大司馬龔公者。龔鼎孳也。東華錄康熙二年八月辛丑。左都御史龔鼎孳。奏錢糧新舊並徵。參罰疊出。那見征以補帶徵。因舊欠而滋新欠。請將康熙元年以前。催繳不得錢糧。概行蠲免。有司旣併心一事。得以畢力見征。小民亦不苦紛紜。得以專完正課。下部知之。此奏當卽三岡識畧所贊美者。貳臣傳龔鼎孳傳亦及此奏。邵長蘅青門簾稿尺牘。與楊靜山表兄云。江南奏銷案起。紳士絀籍者萬餘人。

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銀鐺手梏。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旋聞奉有免解來京指揮。灑然如鑊湯。熾火中一尺甘露雨也。問長兄。此中迴幹。大勞神用。非佛地位人。詎能爾爾。行路童叟。皆知捧手讚歎。况某亦災劫中人數耶。直下感激。餘非面莫究。

據青門書。則知桂新令之萬餘人。所得之罪。又不同。中有三千人。併被逮。過常州而放還。所云楊靜山表兄。卽楊廷鑑子大鶴也。奏銷被逮。而獲中道放免。大鶴實與有力。所云吳門諸君子之被逮者。今從諸家文集中。畧得數人。爲舉證如下。

韓莢有懷堂集。已未出都述懷詩。破巢兵撲捉。勾租吏怒嗔。輸租仍殿租。褫辱及衣巾。室毀還作室。督促舊主人。自注云。亥丑年奏銷案。應連逮。時駐防兵圈占房屋。更代爲修葺。據此。則韓在被逮數內。但同時蘇州有旗兵圈地之舉。韓屋被圈。旗兵逐屋主。而又令屋主代爲修葺。清初之虐政如此。而韓之被逮。則或因修屋而暫緩。旋有放免指揮。遂省此桎梏之一行。未可知也。蓋本集又有他證焉。

有懷堂集刑部尙書翁公叔元神道碑。坐奏銷案俱黜。公以隸卒。莢以官兵圈房。被迫辱俱欲死。後公寄籍永平。莢秀水。俱第一。亦俱黜。據此則韓之迫辱。似止有圈房一事。而翁叔元則受隸卒之苦者也。聊齋誌異記元少先生受鬼聘爲童子師。臨別言公他日爲天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當奏銷及圈房之日。正其坎壈時矣。

按誌異謂元少爲鬼師後。坎壈數年。果大魁天下。而孟仁言識小編亦載此事。則微不同。今附錄之云。慕廬韓先生少貧困。鄉薦後猶藉館讀書。歲壬子暇游荊洛間。忽有人持關書聘金來寓曰。奉主人命。請先生授生徒焉。遂欣然就道。至則門閭宏壯。如公侯家。其旁爲館舍。亦精潔莫比。旣入門。主人以疾辭。弟子謁見。而英姿秀氣。迥異常人。居數月。見僕隸奔走。若主人常理事者。然而主人初不一見。心頗疑之。問之館人。不答。問之弟子。則又支辭以對。疑愈甚。竊欲私覘之。而主人已排闥入。若知先生之欲覘之也者。曰。先生勿疑。吾實冥府官也。

敬君學品。故聘求教子。頑劣之資。得沐教化。實爲厚幸。然先生功名中人。卽當大魁天下。吾何能久羈。遂厚贈之。遣使送歸。次年癸丑。先生應會試。果擢第一。今按韓爲鬼師。事已不經。但當時諸家筆記。均載其事。必有此一種流傳之語。至以韓事蹟考之。似聊齋所說爲較確。韓自奏銷斥革後。無可應試。直至壬子。援例納粟入監。始舉北闈。與識小編不合。

又按有懷堂集有上金陟三學憲書。題下注云。時試秀水第一。以占籍被落云云。書詞極哀。其後又有題故上學使者金陟三先生詩卷後二首。有序云。二十餘年之陳迹。撫之悽然。嗟乎師友判隔死生。名氏如尋蕉鹿。得二絕句。詩云。曾把文章謁後塵。鶴歸不是舊時春。憐無摩詰池頭句。最泣東陽車下人。自注先生陷賊中。卒戍所。又云。似草青衫着不成。白衣變化幾經更。十郎也歷恆河劫。說與從前隱姓名。自注。余試秀水時更名。據此則韓試秀水時。拔置第一者爲金陟三。至康熙十二年韓登第。而十三年以後。三藩變起。金以陷賊遺戍終矣。

徐乾學憺園集。翁鐵庵元配錢夫人墓誌銘。會吳中大飢。鐵庵家貧亦益甚。與其夫人及二女一老嫗。人日一溢米。雜以糠覈。幸不死。其兄竟以貧死。負課甚多。追呼及鐵庵。鐵庵亦自以負課絀誤。吏索甚急。恐見辱。欲雉經者數四。夫人與其二女陰守伺之。一日聞扣門聲急。鐵庵以爲吏也。將自盡。夫人曰。往時吏追呼不如是聲。盍察之。乃與其女從門隙窺見扣門者。健兒中原人語音。奔告鐵庵。鐵庵族父山愚公。方爲洛中監司。鐵庵曰。此豈洛中叔父書至耶。猶恐吏給之出也。自窺之。果洛中人。乃敢開門使入。發書得百金。且召之去。以所得百金輸官。追呼稍緩。乃得去。其後追呼復急。吏逮鐵庵不獲。腰絙若將縛夫人者。夫人憤欲投水死。二女及鄰媪勸救得不死。乃鬻所居。值二十金。盡以輸官。跳之窮鄉。其地名沙堰者。有顧氏。傍水茅屋三間。倒壞無人居。夫人欣然居之。爨煙累日不興也。鐵庵去。不敢復歸。北走永平。投其族人。壬子。以永平衛籍薦京兆。報者至。入茅舍。見其竈半沈水底。盎中僅數日儲。歎息去。丙辰。鐵庵進士及第。乃迎夫人於京邱。夫人念鐵

庵無子爲之買一妾與偕來。蓋鐵庵之出走已十六年。至是始得伉儷相守云。叔元於奏銷案。雖未被逮。而逃亡十六年。夫婦始獲相見。不亦酷哉。叔元爲乾學壬子順天闈所取士。

柳南隨筆云。吾邑翁大司寇叔元。致政歸里。頗極聲色之樂。嘗於暮春開宴東園。以女樂二八侑酒。座客邵青門爲賦詩云。平泉草木盡泥沙。墮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紅氍毹上數枝花。迨司寇歿。青門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箋四幅教玲瓏。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墓門西畔白楊風。據此則翁之晚節。享用甚侈。與夫婦十六年不見之時大異矣。邵青門同時有二。此爲常熟之青門。名陵字湘綸者也。

至實行就逮之人。則其可考者爲王昊。黃與堅撰王惟夏墓誌銘云。亡何而奏銷之案發。學校一空。君就急徵得免歸。遺產斥賣已略盡。而君始以大困。按惟夏歿州之後。敬美之曾孫也。以名家子。絳新令而就急徵。可知盛暑桎梏過毗陵者。必

有此君。已未試鴻博。惟夏被薦入都。不肯應試。以老授職而歸。

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吳下錢糧拖欠。莫如練川。一青衿寄籍其間。卽終身無半鐵入縣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屬。其所飽更不可勝計。以故數郡之內。聞風蝟至。大僚以及諸生。紛紛寄冒。正供之欠數十萬。會天子震怒。特差滿官一員。至練川勘實。既至。危坐署中。不動聲色。但陰取其名籍。造冊以報。時人人惴恐。而又無少間。可以竄易也。既報成事。奉旨卽按籍追擒。凡欠百金以上者一百七十餘人。紳衿俱在其中。其百金以下者則千計。時撫臣欲發兵擒緝。而蘇松道王公紀止之。單車至練川。坐明倫堂。諸生不知其故。以次進見。既集。逐一呼名。叉手就縛。無得脫者。皆銀鐺鎖繫。兩隸押之。至郡悉送獄。而大僚則繫之西察院公署。此所謂一百七十餘人也。其餘猶未追錄。原旨械送都下。撫臣令其速行清納。代爲入告。卽於本處發落。於是旬日之間。完者十萬。猶有八千餘金。人戶已絕。無從追索。撫臣仍欲械送。道臣王公及好義鄉紳。各捐金補償乃止。然額課雖完。例必褫革。視

原欠之多寡。責幾十。枷幾月。以爲等殺。今猶未從決遣也。獨吾友王惟夏。實係他人影立。姓名在籍中。事既發。控之當道。許之題疏昭雪。惟夏亦謂免於大獄。不意廷議以影冒未可卽信。必欲兩造到都合鞫。於是同日捕到府。後其餘免械送。惟夏獨行。云云。據此則惟夏之就逮。轉因當道之題疏昭雪。遂致他同罪者免械。而惟夏獨赴鞫。可見清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爲難。以威劫江南人也。

又云。吳下錢糧一案。練川之獄。得千餘人。其前就緝一百七十大人。以恩赦免。提餘俱革去衣頂。照例處分。乃撫臣更立奏銷法。歲終將紳衿所欠。造冊申朝。時吳中士子。未諳國法。有實欠未免者。有完而總書未經注銷者。有實未欠糧。而爲他人影冒立戶者。有本邑無欠。而他邑爲人冒欠者。有十分全完。總書以纖怨。反造十分全欠者。千端萬緒。不可枚舉。蘇松常鎮四郡。并溧陽一縣。紳士共得三千七百人。既達於朝。部臣議覆。吏部先議紳旣食祿。不當抗糧。現任降二級調用。在籍者提解來京。送刑部從重議處。已故者提家人。其革職廢紳。則照民例。於本處該撫

發落。吾州在籍諸紳。如吳梅村。王端士。吳寧周。黃庭表。浦聖卿。曹祖來。吳元祐。王子彥。俱擬提解刑部。其餘不能悉記。時諸生惴惴恐。迺禮臣議覆。俱革去衣頂。照依戶部所定。則例處分。但先有旨。於旨前完者。免解刑部。餘則否。於是總計續報完清者得萬人。其未續報得八百人。八百人中。吾州三人。一陶師侃。一爲陳昌祚。一爲陵稽。師侃春初以人命繫獄。已問辟矣。昌祚則兩試劣等。已褫青衿。皆於功名事不問。竟不續報。而陵稽者。誤陵稽也。欠冊誤摺爲稽。後續報仍書摺。撫軍駁云。原冊無名。於是完不報完。而陵稽姓名。實在欠冊。於是下州逮捕三人。而有凌璣者。與稽同音。卽指璣爲稽。然璣實已報完。有冊可驗。不能混。稽之卽爲凌摺。人共知爲兩人。各至州庭辨鞫。各費千金。而不能脫。據此則逮捕之舉。初本概括各紳。旋分原報續報爲二。由萬人而減至八百人矣。凌摺與凌璣兩人之拖累。尤見官吏淫威。故意魚肉。專制之政。令人毛戴。

又云。奏銷提解諸人。於康熙元年五月。奉特旨。無論已到京未到京。皆釋放還鄉。

吾婁凌摺。前以註誤提者。撫臣韓公特與之具疏辯白。部臣題覆。以爲凌摺於三月十九日完事。在未奏前。有司何得朦混。於是總書徐來江。知州呂與興。知府余廉徵。署兵憲者撫臣朱國治。應各議處。奉旨依議。人心一快。此爲凌摺凌璣兩人。事之結局。蓋非朱國治去任。固不能得此也。

又云。紳士當解刑部。可數百。吾郡顧兼山贊。顧松交予咸。沈韓世奕輩。極力營幹。遂得免解。此則合之前則釋放還鄉。卽邵青門書中之吳門諸君子也。所營幹之中。有楊大鶴等輩在。

遭糧冊中人。處分之法。又不一。有斥革而止者。有銀鐙起解者。旣如上述。又有見任官與在籍官之不同。見任官降調。而在籍官與士流俱黜革。吏部又上下其手。有所出入。今據錢氏家變錄所載錢朝鼎劣迹。可以推見。家變錄者。錢謙益死後。其妾柳如是爲族人逼死。錄中專載其事者也。

家變錄瞿邑尊公揭云。况朝鼎自緣事以來。已在籍十七年。欠糧奏銷。例應照回。

籍官等革職。而倖列解任行查。降二級調用。猶鑽營從副憲議降。冒補大理寺少卿。賴廷議清查。貽累銓政有廉恥者。當跼踖轅下。稍示貶損。而朝鼎橫行鄉黨。愈肆鴟張。船額燈籠。大書都察院字樣。假冒各憲。私違禁制。欺君如兒戲。何怪其殺一庶叔祖母而不顧。云云。瞿名四達。常熟令行取入都。牧齋之門人也。

奏銷羅罪者萬餘人。止爲辛丑一案之事。其實辛丑前後。士人橫遭鞭扑。甚至畢命者。不可勝數。是又不在奏銷案中矣。三岡識略。地龍散之慨。固指其前後數年之事。非僅指奏銷一案也。今更舉其各證如下。青門籠稿與楊靜山表兄第二書云。先人貽薄田八百餘畝。一月間爲某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只白送與人耳。昨陳生來。辱垂諭。士君子制行不可好奇。恆產不可無。非老成忠告。某安得聞此言。顧某之爲此。亦自有說。私念先府君孺人舉某極遲。又獨子奇愛之。稍長略讀書識字。亦望稍有樹立。橫遭廢斥。此事便已。竊見兩年來。新法如秋荼凝脂。縣令如乳虎。隸卒如獬犬。書生以逋賦笞辱。都成常事。某實不忍以父母遺軀。受縣卒擠。

曳入訟庭。俛酷吏裸體受杖。乃憤而出此。爲紓禍計耳。然緣此得家累漸輕。故吾
亡恙。罄有十粟之儲。家無打門之吏。菜羹啜水。讀書自娛。亦未必非息黔補劓之
道也。緣長兄愛我之切。敢覩縷奉聞。昨偶見八十歲邨翁。舉俚語一則。元時富人
往往以田爲累。委田契於路。伺行人拾取。遽持之大呼曰。田已屬爾。我無與矣。并
書上一笑。

據此書。承第一書而來。第一書已在奏銷案發露之後。青門之革學籍。在奏銷案
中。前書所謂災劫中人數也。第二書又在其後。知所謂書生以逋賦笞辱。都成常
事。乃奏銷以後情狀。吳門諸君子被逮。正在暑令。而青門之父海鷗公卒於辛丑
十月十八日。見青門自撰先考妣行述中。則青門黜籍時海鷗公尙在。而書中稱
先人貽薄田八百餘畝。一月間。爲某斥賣過半。明係青門遭大故後。乃有此舉。故
知當時田賦之禍。固不以奏銷一案止也。哭廟案亦以追比田賦起。則酷吏示威。
自庚子年已如此。時新令尙未定。有司用以摧折江南士類者。主旨已定。豈有倖

哉。

陳玉璠撰青門山人傳。未幾江南奏銷案起。絀誤者萬人。而山人亦黜弟子員籍。又云。初山人之被黜也。先人遺田及千畝。一月間忽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鄉里竊笑之。未幾里諸生十餘人。以多田賦逋。伍伯纍纍繫頸去。被箠笞荷校府門。至有畢命者。乃詫曰。邵君其智人耶。據此則尤可證青門賣田。在奏銷後。又其後里諸生以田爲大累。則可知清廷以田賦威江南士人。爲禍正無底止。陳與邵同時同里。所見自必實狀。

青門爲常州武進人。顧其時常州士人之罹奏銷禍者。較他郡爲獨輕。則以常州府教授郭公之惠也。郭公名士璠。卽揚州十五子中郭元釭之父。張雲章撰郭士璠墓誌。甲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釋褐常州府學教授。又云。太守崔君某清慎愛下。緩於催科。以徵調不副例。當落職。公爲手作示揭四門。以爲民得官如崔公。不可以有二。今日罷去。爾等其何依。今與諸欠者約。設櫃四門。欲留賢使君。則隨其

力各委輸焉。日未暮。投匭者輒足。崔公以此獲久於常數載。又云。十八年。巡撫某。憤其所屬士大夫之通糧者。彙爲籍疏上之。悉將褫革。名曰奏銷。自摺紳先生。多陷密網。士子有至空庠者。常之士數百人。皆掛籍中。公夜扣府聽事。搥其鼓。請見太守。請按三日不發。且卽榜示通衢。許以三日內補輸。數百人無不保全者。

據此則郭教授先使常之民有德於太守。洎奏銷案起。又使太守有以報常之人。所云數百人無不保全者。宜有實效。然邵青門卽在褫革之例。固亦未盡保全矣。意邵於三日內不能補輸而及耶。哭廟案中。有蘇州府教授程翼蒼。奏銷案中。則有常州府教授郭士璟。可見當時良心未喪者。多不肯爲縣令。往往自請改教職。以就閒散。其能爲縣令者。則邵青門之所謂乳虎而已。

以催徵鞭扑士子。蓋自辛丑新令以來。官吏無不以奉行爲能事。又不但蘇撫朱國治之轄境已也。張文端英撰黃貞麟墓誌。年二十五。舉孝廉。冠其經。次年成進士。越六年。授鳳陽司理。又云。蒙城懷遠天長盱眙四縣。子矜逋賦者各百餘人。令

咸速之獄。獄隘。諸生無置足地。公聞之。謂令曰。被逋賦者。皆未驗其實。忍令殞死於獄乎。悉還其家。及訊。則或舞文。吏妄爲註名。或誤報。或續完。悉得原而釋之。又云。公生於庚午年八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五。卒於甲戌年十二月四日。然則黃之生也。在明崇禎三年。年二十五。爲順治十一年甲午。明年乙未。成進士。又六年授鳳陽司理。正辛丑歲。新令初行之年也。

其與哭廟案相連接也。則如顧予咸之不坐哭廟被絞。卒坐奏銷落職。韓莢所作墓表。所云及獄具。榜掠諸生萬狀。必欲引先生不承。乃強入之。十八人者。竟傳會逆案皆斬。坐先生絞。奉旨復官。尋入以奏銷案竟落職。嗟夫。直道之難明。如是云云。蓋其證矣。予咸卽俠君太史嗣立之父。字松交。有溫飛卿詩集補注。乃松交父子共成之。

其見任官之降調者。韓莢大學士徐公元文行狀。會江南奏銷案起。奸胥竄公名其中。謫鑿儀衛經歷。公恬然安之。又四年而事白。復官。按張石州編顧亭林年譜。

於康熙元年之末云。是年公肅甥以江南奏銷案罪謫官。鑾儀衛經歷。自注云。穆據有懷堂集補。檢有懷堂原文。並無康熙元年之說。會江南奏銷案起句之上。則云辛丑春。世祖賓天。公號慟若私喪。公除猶不止。歲以是日齊居。慘戚者終身。云云。今以諸家之文證之。無不稱辛丑奏銷案者。有懷堂集亦明與世祖之喪相接。則石州誤也。

再考徐元文國史本傳。則云。聖祖仁皇帝初御極。元文以名列江南通賦籍中。降鑾儀衛經歷。夫不曰康熙改元。而曰仁皇御極。明謂順治十八年聖祖即位之後耳。世祖以正月七日發喪。辛丑一年。幾全爲聖祖即位以後事。石州或因此誤編入康熙元年。要之當石州時。此等鉅案。正舉國所諱言。故亦不易得其詳也。至元文復官石州。亦編入康熙五年。則以韓文所云四年而事白。推定其年。自注亦云。據有懷堂集。可知其非有他出矣。

他如宋舉撰汪鈍翁傳。順治乙未成進士。除戶部主事。遷員外。改刑部。遷郎中。會

江南奏銷案起。列奪二官。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又施閨章撰曹顧庵墓誌。章皇帝升遐。今上登極。遇國恩。追贈其兩世。君益勤厥職。坐族子遭賦累。奪級南歸。此皆見任官之降調者也。

吳偉業亦入奏銷案中。已見前顧湄撰吳梅村先生行狀。未幾。朱太淑人沒。先生哀毀骨立。復以奏銷事。幾至破家。先生怡然安之。按梅村集。秦母侯孺人墓誌。侯孺人以庚子八月十六卒。中云。又一年。吾母至於大故。則朱淑人之歿。卽在辛丑。梅村以艱歸。後入奏銷案。當援回籍官革職之例矣。梅村以順治十年被迫就徵。十三年授祭酒。至是落職。實爲至願。蓋從此可以不再就羈矣。梅村終身以再出爲恨。實出至誠。當其就徵之日。卽有弔侯朝宗詩。所云死生總負侯。羸諾欲滴椒漿淚。滿尊之句。朝宗於前數年。卽以梅村名重。勗以韜晦。壯悔堂有吳駿公學士書。至是卒爲門戶計。不免一行。其寄周芮公詩。所云。但若盤桓。便見收詔書。趨迫敢淹留。可知其係實情。非有文過之意也。

奏銷案中亦闖入一二浙西人。如前所紀曹顧庵。卽嘉善籍。顧庵名爾堪。狀言曹氏自華亭徙嘉善。已歷十世。坐族子逋賦累。必其族子之尙留華亭者。嘉善與華亭接壤。田產或有關連。固亦常事。曹奪級家居後。以僮奴與縣卒角。誤觸尉怒。尉膚慙長吏。語過激。事聞。坐謫。當徙關外。一時朝士親交惜君者。爭助私錢用營建。例得贖無出塞。亦見施氏行狀中。可見當時有司之橫。

彭孫適亦浙之海鹽人也。然亦入奏銷案。彭固順治十六年進士。奏銷絀誤後。至康熙己未舉鴻博第一。始入翰林。國史不言其絀誤事。三岡識略云。鹽官彭公孫適。負才名。風流儒雅。爲一時之秀。與余結契甚深。亦爲奏銷絀誤。以札寓余。頗極感憤。兼寄一律云。秋林落葉點風埃。寒雨空江日夜哀。難後弟兄多病老。霜前鴻雁尺書來。壯年俱抱懷沙痛。盛世仍虛入洛才。好賦東巡獻行在。聖明早晚祀之萊。後應博學鴻祠。入翰苑云云。彭之絀誤。當亦緣有田土在蘇也。

順康間名人爲奏銷絀誤者。不一而足。有懷堂集翰林院檢討范先生行狀。辛丑

試春官下第。始改今名。尋以奏銷罪謫。凡七年而牽復。按范名必英。己未鴻博入翰林。又外舅西淵李先生玉洲行狀。會江南奏銷案起。而先生遂謝舉子業矣。又云。先生之來京師也。以奏銷案所連及紳士。無慮萬餘人。輒太息曰。吾老矣。豈復欲從諸生後取科名哉。顧如此無辜者何。則走京師將直其冤。會不果。而京士大夫咸樂就先生。

陳侃撰黃祖顓墓誌。西山張公視江南學政。拔項傳第一。手其卷謂諸生曰。此子今歲不發解。吾不相士矣。旣而項傳試鎖院不遇。而適有奏銷之事。先是項傳居太倉。而諸生之籍隸長洲。有富而狡者。借其名以避役。項傳不知也。及歲試。竟以新例見斥。項傳訟於有司。有司漫不省。則走之浙。應童子試。學使者金公賞其文。亦實第一。有忌者毆諸塗。項傳匿絮中以免。按西山張公卽張能鱗。學使金公卽金陟三。

國史計東傳。年十五。補諸生。聲譽日起。順治十四年。舉順天鄉試。十八年。以江南

奏銷案被黜。悒鬱十餘年。遂卒。見耆獻類徵。又秦瀛撰錢陸燦傳。年四十餘。始舉順治十四年鄉試。以逋糧案絀誤。既而復還授通判職。又耆獻類徵引無錫縣志。秦松齡。字留仙。弱冠中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以逋糧案削籍。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復原官。按松齡之削籍。國史本傳。但稱尋罷歸而已。不載奏銷事。

王士禎撰何訥墓誌。十七年庚子。充武會試同考官。是年大計吏。舉卓異。會江南奏銷事起。公名注籍中。去官。又錢氏家變錄中。孝女揭云。曾則爲奏銷之黜。於分爲曾姪孫。於誼爲授業門人。云云。則錢遵王亦奏銷案中。淡墨錄。宋實穎順治辛卯舉順天鄉試。與吳下諸名人倡慎交社。聲譽籍甚。後以江南奏銷案絀誤。康熙戊午。復還舉人。己未。以博學鴻詞召試罷歸。

以上諸人。俱就涉獵所已及者撮舉之。全案一萬三千餘人。其中涉及名人者當更不少。則此固未足盡之也。